

〈壞狗命〉

這隻狗叫做啤酒，英文發音 BEER，可母系成員鮮少有人能調整唇與舌的位置，準確呼喚牠的名，遂用台語的「米魯」一語帶過。牠闌珊擴展四肢，黃金色的毛便鋪張於骯髒的地板之上——巷口茶店裡那些衰老彷彿接下來只剩死亡會來到的、擊泥灰盞杯的老者——那般的趴伏著，黑曜石色澤的鼻子扇動不止息，非常漂亮地迎著風扇口散熱、吐舌。

牠並不理會我們，我們是空降部隊，「這個是阿姑，」母親指了指沙發上的小阿姨，「那個是阿嬤，」她的指頭最終面向自己：「我也是阿姑」。然牠怎麼也不理睬母親，側偏過頭，繼續喘大氣。「早就講咱家不適合飼狗，汝甘有聽過住二樓的人在飼狗？無啊！」外婆對著狗抱怨，存心要給牠難堪，要是牠的主人、我的小表哥在場，那就是說予人類聽的了，希望趕緊將這隻妨礙她行走動線且死氣沉沉的狗崽送養。

小表哥以拖待變，總說再一陣子外婆肯定會愛死牠，他喚牠：兒子。

原先啤酒跟兩個表哥同住租賃來的大坪數公寓，桌和椅之際的縫隙仍能使牠自如的穿梭來去，窩的方位或者地點隨心意選擇，有時在牛皮沙發、有時在廚房冰箱前，抑或三間恆常不關鎖門的房，穿牆狗。一天三次的放風時間，小表哥就讓牠站佔摩托車踏墊，狗頭狗尾兩截外顯，因車速的關係而畫出黃金流，父子倆便如此的，朝環河南路河堤去逛草原。

如同這個時代的寵物的命，高貴異常，百貨公司中婦女推著嬰兒車，裡頭竟是一隻坐立難安的神經質紅貴賓。啤酒的命也不差。表哥愛喝酒，上網戰麻將 On Line 桌面總是兩三支濃褐啤酒玻璃瓶，可以不食飯，但酒卻是不能少的。於是，他突發奇想的，在狗剛買來的小金髮王子時，換掉鐵鉢的水，兌進酒液，而牠低落頭以大面積的舌頭舐光見底，酒量之好，頗令小表哥歡喜，有種遺傳的味道、子承父命的感覺。或許這就是牠叫做「啤酒」的緣故。

啤酒除了理會牠父親的招喚外，要是刻意拔尖嗓子：「馬麻」牠亦會立馬抬起頭，朝音源所在處張望，眼色若有光地搜尋。牠的馬麻便是小表哥的女友，一個眼妝氾濫的女生。

小表哥長相斯文，皮膚白的可透現慘青的浮筋，一雙雙眼皮桃花眼吸引不少女孩，自國小始，他書包每每裝爆以香水信封封妥的情書，仔細倒進鞋紙盒，直至裝容不下，才挑撿大半寫就繾綣蜜語的、未曾回復的信，收攏入塑膠袋，待垃圾車的艾莉絲鋼琴曲鳴奏時，整包軋進去銷毀。縱使他現在三十歲了，依舊瀟灑俊白，雖飲酒如水，也不致使他肚腹垂掛厚脂肪，看來頂多二十出頭歲；而愛喝酒這件事顯的渺小無傷，彷彿，那便是女孩們覺得一個男人該有的習慣。女友從便利商店的美眉、彈子店著膝上短裙的辣妹、實踐大學的潮女，到啤酒的媽媽：

一個腳足按摩間女孩。她們都熱愛著表哥。

他曾為了一個女孩買了隻波絲貓，另一個買了黃金獵犬，當做子嗣養。

可都無能維繫短命的感情，那隻波絲貓最終被忽略於角落，沒有水沒有飼料，奄奄一息的，皮包骨的被親戚捉去參養，方撿回命。而這也就是為何啤酒出現在客廳裡的原因了。

女孩為什麼離開成為外婆最大的疑惑與興致，聚集我們發表意見。這個她一手帶大的孫子在愛情裡總失足翻覆，她感到不安，於是將過錯推予女孩，連珠炮地辱罵不存在的小表哥的前女友。她罵，這查某真歹毒，要他尋覓另租房，自大表哥的生活裡退場，重組私密空間，租了老松國小對面公園前的幾十坪公寓不到一個月，女孩就包袱款款做伊去，連狗也棄養不顧，歹查某。趴伏的狗恍惚地挪身，兩瓣屁股背對我們，彷彿不願聽見外婆攻訐牠的馬麻，而這正是牠所能做得最卑微的抗議了。母親跑去牠眼前查看，不得了不得了，要我們去證實啤酒眼窩煜光閃閃著，兩道淚淺淺的快滿溢出來。「阿母啊！這狗是有靈性的，不要再這樣講話哇！」母親指的是外婆常常批評小表哥前女友，以及這隻失控狗，要外婆省著點話，積功德，牠也是足可憐的。外婆：「我也是足可憐，把孫帶大，現此時還要飼一隻狗。」

舅舅嗑毒早逝，舅媽預知他的不可靠，亦早早辦妥離婚手續回澎湖，兩個表哥年幼，一個國小、一個國中，彼時他們僅能依憑外婆照料，於賦予他們生命的最初的源頭斷流後，責任復擔在外婆肩頭上。大表哥國中畢業四處打零工為生；而小表哥處於青春叛逆期，課業與生活一蹋糊塗，蹺課成為常態，外婆常常代母職的前去學校和師長斡旋，鼻涕眼淚齊飛落，搞的老師反過頭來安慰：「他的英文很好。」這句話使外婆萌生一點希望之光，再壞，小表哥還是有可取之處的，英文好可以當外交部長，她如此相信。

然小表哥根本沒工作過。稍年輕些，他經常跑萬年大樓的撞球店，日以繼夜地敲杆，敲出門堂敲出白花花鈔票，更一杆撞進電視裡比賽。外婆於小表哥預先告知的時間，頻道轉至緯來體育台，等待自己的乖孫穿著上流社會的西裝背心、頭髮抹油梳攏向腦後，一尊人大大的映在屏幕之上。後來他有自己的球杆組，小牛皮材質，雕鏤燒烙幾何圖飾，整組要價好幾萬。他便側背著吃飯的傢伙，從十幾歲的青年到如今的中年，錢是不那麼多了，連電視也沒他的身影，只能流連街巷充斥血液勃發男孩們的地下室撞球間，相互插賭、較量，贏取微薄的生活費。或者，近期瘋狂迷上線上麻將，坐在電腦前輪過東南西北風，從早到晚孜孜不倦地 click 滑鼠左鍵。那些不斷跳躍的金錢數字是真的能兌換現金的。一個禮拜結算一次，由終端機後的組頭發錢或者討錢。小表哥豪輸，付不出錢，只好向八十歲的外婆伸手討救，幾次求援後，吝嗇的外婆的帳戶頓時空空，向我抱怨說：「我親像銀行哩，還是借錢免還的那款。」她說，小表哥如同他的父，同個模子倒出的複製品，總像個長不大的孩子。

所以外婆說，對於這隻狗，她絕不會施捨一點兒同情，任由其自生自滅去。

照顧啤酒的責任便落在我們身上，於小表哥不在家的時間裡，充當臨時褓姆，伺候這隻體軀龐巨但年紀才兩歲不到的黃金獵犬。

尤其母親照顧得最勤。蒐羅市場裡的食物，每頓大餐，有次甚至餵起牛腱，剖半的肉塊豪氣丟擲給啤酒啃，把牠當貴賓招待。我與小阿姨則輪流被牠拖著穿梭於每輛摩托車狹縫間，任牠聞嗅摸索後抬腿撒尿，亦或者必須抓緊時機，當牠如人般坐在柏油路面上時，快快快，把報紙迅速插墊過去。

我們如此貼心照護，但啤酒依舊懶懶的，趴伏門邊兒靜待小表哥回家來替牠掌頭，給予漫長等待後的獎賞。

小表哥的冷漠，與之前的對待迥異，可能使牠陌生吧。某日早晨我遍尋不著那張金黃地毯，呼喚亦無法引誘其現身，探尋每個角落，最終我在廁所藍白拼貼的地磚、如漏尿的水龍頭底發現了牠，像是一個賭氣的孩子蜷瑟成團，毛色晦暗如髒衣服地攤在邊角，而我哄兼騙的，才將牠推趕至客廳。

外婆對小表哥正義凜然：「這狗也是條性命的，汝不飼，就給那個查某呀。」

「我只是欲讓伊艱苦。」

他只是不想讓女孩找到狗，使之有所缺憾，無愛的感覺。

他並不親愛牠，這個兒子，那是兩人的籌碼。

像外婆曾經要小表哥去投靠他母親一樣。他搭著火車遠迢到了北海岸找舅媽，她已改嫁，有個幸福家庭與孩子，住在前有茵草庭院的別墅裡，那是她另開一個頭的生命史。小表哥幾日後回來，渡完假的疲憊，拖著行李復又躡進曾經屬於他們一家四人的房，在裡面抽起一根又一根的菸，從此，他不再提起母親這個詞彙，已然抹去無所依憑的不存在之記憶。

不存在的記憶，使他變成離去者的影子，從中揣摩那不會以言語交待的空白。

女孩來帶走狗的時候，是長夏的盡頭，夜涼似水。小表哥暫且隱匿他處，我們紛紛將這兩個月添購來的玩具、水盆、拉繩、飼料裝妥塑膠袋，轉交給她。但她拒絕，她說她有個朋友願意續養，會幫啤酒重新布置一個家，這些那些舊物只是妨礙牠遺忘這段記憶。

就像一個孩子，牠的最甜蜜的時光已逝，未來太長，長的只能緬懷過往，如牠的父親、我的小表哥以疏離提醒過牠的，那亦是小表哥從他父親母親那裏所承襲的，他們皆活存在一面無邊際的影子，延展且重複生命的傷害。

我站在窗前看著啤酒於白慘慘的路燈照映之下，顯現一身金黃色的光芒，沒有繩索的束縛，飛奔於柏油路面，不時返過頭看著牠的馬麻，吠叫幾聲，又四足狂奔起來，在最後一面巷子裡最輝煌的霓虹招牌之後，牠頭也不回地，留下一個

金黃色的瞬間，轉彎朝牠所不知曉的未來前去，而那是一條長的看不見盡頭的路。